



## 优雅而从容地叙述

——读冯六一散文集《水里的光》

□万辉华

新近读岳阳作家冯六一先生的散文集《水里的光》，让我大吃一惊，过去知道他是一个诗人，也读过他写的一些诗作，印象中属老派诗人，对他的散文集抱着姑且读读，然而一读竟放不下手，每读一篇，有叩桌而折服的感觉，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。冯氏在散文创作中，优雅而从容地叙述，已经超越了当下许多散文作家的惯性写作，让散文呈现出落落大方的景观。

为何这么下结论呢？过去，我曾读过他的两篇写栖居街巷东井岭，家人父母、外婆，以及公共场所东风广场的散文，为他用写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写非虚构的散文，故事跌宕起伏，一波三折而叫好。想不到，这本集子中20篇文章，都是他在散文创作上另辟蹊径的尝试，而且他极有耐心地叙述，如作家营造长篇小说般优雅而从容，他每一篇散文控制在5000字至10000字之间，短的不过4000多字，与传统的散文相比，应属中短篇散文，似乎文坛上正时兴这种写长篇散文之风，六一兄赶上时代潮流，这不是一个过去自以为乡土诗人所固的认知，这般自信，也是源于其生活丰沛之积淀，加之，诗性之悟解，和语言之锤炼，让他在纸刊上纵横捭阖，遍地风流，一些岁月鸿爪和故人往事，无不栩栩如生，过目不忘，其精雕细刻不输于工艺美术师之细活。

《水里的光》大多数篇幅用在为东井岭这个旧街巷立传，众多街邻、同学、家人、亲友都是作品中的主人公，无不带有水边人家子弟的习气和生存方式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他们如湖边的芦苇般野蛮地生长着，如《阳光不拐弯》里的成仔，精细、有胆量、敢闯，属于街上最先富起来的人。《一场事》里的五仔，过去也是洞庭湖里闯荡的好手，却患了肺癌，人到中年却夭折了。这些作者的发小和同龄人，在几十年市场经济变幻的风云中，沉沉浮浮，生离死别，或上天堂或下地狱，他们的人生遭际可堪喟叹和同情。

如果说，作者有意为这些社会底层的弱者立传的话，一些老辈人物的故事，由于经历了时光的过滤和洗刷，更有人性的温厚和韵味。《文爷、老李和胡爹》，这三个男人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文爷系国民党军队投诚人员，天天看守自来水，每桶水收两分钱的水费，夹着尾巴过日子。老李系部队开除了军籍的东北汉子，在小巷里拉板车为生，爱抱不平，对儿子海仔子是棍棒教育，似乎所有的发泄要倾泻到几个儿子身上。胡爹也是转业军人，整天笑眯眯，如一尊弥勒佛，即使打麻将也是慢吞吞吞吞吞吞的，三个老军人在东井岭的街巷里度过了晚年的时光，各自性格迥异，然而都有着落难人苦熬的淡定和心安。

这二十篇散文，是作者近几年耐心打磨，精心构思，即使一个标题，也是从诗意的方面来命名，给人一种破解谜面的设计，费思量，自难忘。作者因过去写了多年的诗歌，善于营造意境，遣词造句，有着诗句的灵动和弹性，一些句子因修辞手法的娴熟，比喻贴切。隐喻借喻指代象征交叉穿插，让人似乎在交叉小径寻找出口，由于近水识鱼性，把街上的古井、池塘，有水的小溪涵洞，都能让这些自然之水，与女性的阴柔之美，男人的江湖气息，碰撞重叠，即见波光潋滟，却也透出人间烟火气，既写景状物，缅怀老时光旧人物，也是一抒胸襟，扫尽心中的块垒和尘垢，以明净的秋水，烛照人间的沧桑与无常。在岳阳这个散文写手如云，高手林立的当下，作者凭多年的功力和苦心营构，在散文这片天地，自筑了一块高地，可为岳阳散文走出本土起了引领的作用，我同样期待着他更有新作如写工厂生活的，能成系列地写出，打造出冯氏的散文品牌，突破已有的水准。



# 骑行，骑行，追梦前行

□任敏萱

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奔忙于楼宇之间。作为“互联网+服务业”重要的一方面，数百万外卖骑手正逐渐成为连接千家万户、维系日常生活的纽带之一。从美食饮品到生鲜果蔬，再到药品日用品，外卖箱承载着人们对便捷生活的追求和期望，也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。

## “工作虽辛苦 心里却很踏实”

为梦想“蓄水”，为家庭“兜底”，风雨兼程的骑行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“张老板早啊，我来取餐！”“早啊，今天的第一单？”清晨，赵彬骑着“小电驴”来到一家餐饮店取外卖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29岁的赵彬是平江人，他说，自己是个浪漫情怀的人，之前曾在不同的城市打过工。“2013年在深圳一家博物馆做保安时，我喜欢上了摄影。”自2018年送外卖后，赵彬喜欢用相机和手机记录身边的人情风物。闲暇时，他常去美术馆“蹭课”，还报名了公司组织的摄影小组。“做骑手，时间相对自由，可以平衡好工作和兴趣。”他说。

目前，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注册骑手数都超过300万，赵彬是其中普通的一员。和他一样，骑手们大多来自农村，多为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自由度是他们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之一。但和赵彬的“浪漫”不同，骑手们多因生活压力而不敢停下奔忙的脚步，昼夜不停穿梭于大街小巷的背后，是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同样不想让家人失望的，还有王婧。外卖骑手中，女性非常少，但王婧就是其中之一。3年前，为灵活安排时间照顾女儿，作为单亲妈妈的她从服装销售转行成为外卖骑手。

“每天风吹日晒，一般的姑娘可能受不了。”王婧说，“工作虽辛苦，心里却很踏实，生活压力也缓解了很多。工服一穿，还省了自己的衣服呢！”



飞一般奔向客户

## “不只是送外卖 更像是相互关心”

一送一收间，温暖悄然流动，汇聚和传递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戴着口罩的行人、测量体温的保安、登记信息的门卫……1月下旬起，赵彬镜头里的内容变了。

正常情况下，赵彬送餐的区域每天有十几名外卖骑手在工作，但今年春节只有三四人。他们的工作也变得多样化：除了送餐，还代购米、面、油、药。赵彬还曾将一位患病老人送去医院。“不只是送外卖，更像是相互关心。”赵彬说，那段时间，送餐箱总是被塞得满满当当，电瓶车上也挂着大包小包。他曾一口气骑10多公里，为顾客送去60个大馒头；连跑8家药店，帮慢性病患者找急需的药品……

王婧说，骑手一度只能在小区门口等顾客取餐，配送时间被拉长。“很多顾客打电话



骑行路上 风雨兼程

说，‘我提前在大门口等你’，‘没关系，不要着急，注意安全’……”每每想到这些，王婧都感觉心头一热。

一句提醒、一份关心，对骑手来说都是莫大的温暖。网上，有一份针对美团“95后”骑手的调查统计，调查显示：1月20日到4月27日，他们共收获“感谢”评价近500万次。

一送一收之间，温暖悄然流动。对很多骑手来说，从跑单中收获了向上向善的力量，并将它传递给更多人。

## “多一些相互理解 多一些相互支持”

让新骑手更快成长，老骑手走得更远，外卖骑手职业化亟待提上日程。

晚上10点到凌晨，城市逐渐安静，摩托车穿行在无人街道……这是一条刘侯祥再熟悉不过的路线，每天都有一些夜班工作者从同一家餐厅点夜宵。想到深夜还有这么多人在努力工作，刘侯祥觉得，他们亲切得像老朋友。

42岁的刘侯祥曾创下7个月在深夜时段跑下4465单的纪录。“我跑单5年了，总结下来，宁可取餐‘绕一点’，也要送餐‘顺一点’。”刘侯祥说，可以选择大方向一致的订单，根据送餐顺序统筹取餐和送餐时间。很多新骑手因为找不对路而迟到、收到差评。“外卖小哥平均每单赚5元，如果一个差评扣50元，相当于10个单白跑了。”

除了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，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。“一开始，为了给电动车省电，两公里以内的单，我都跑步送，一天下来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。”覃刘说，现在，他每天早起锻炼20分钟，让自己更精神。

一份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20日至3月18日，33.6万人加入美团骑手行列。据刘侯祥观察，疫情防控期间，新骑手加盟、老骑手转行的情况较以往更多。“培养一名新骑手要个把月时间，对平台来说也是个考验。”

“对于我们骑手来说，还是应努力提升服



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

务质量。如果有服务不周的情况，一定要耐心跟顾客沟通，要做到让顾客放心和满意。”刘侯祥说，“多一些相互理解，多一些相互支持，才能更有助于外卖行业的健康发展。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

## 文讯

## 市图书馆学会成立

本报讯(通讯员 孙敏)7月6日上午，市图书馆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，共计14个会员单位80余名会员参加了会议。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，郭继红当选为理事长。

市图书馆学会是在市社科联、市民政局、市文旅广电局的指导和支持下，由市图书馆、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、岳阳楼区图书馆、岳阳县图书馆、华容县图书馆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，旨在开展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，促

进馆际之间的交流、合作以及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，充分发挥学会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加强学会的凝聚力，完善服务功能，提升我市图书馆界学术研究成果，为我市科技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贡献。



## 美展送到家门口

□郑寒梅

昨晚老伴得到信息，说今天墨海轩有画展，问我去不去。当然去！一辈子爱独来独往，老了，必须补上“夫唱妇随”这一课。

老伴少年时就有书画情结，尽管一辈子大多与锤子榔头为伴，书也不成画也不成，但他像嗜酒的人爱这一口，没辙。我们两个出去，不管是大城还是小市，不管我愿不愿意，反正第一目标肯定就是找美术馆，我好不愿意地在后面坠地跟着。如今，这美展送到家门口，哪有不陪着看之理呢。

墨海轩这地儿不陌生，前年在这看过女画家钟明的画展，今天又是一位女画家——我喜欢女画家，少些傲气，多些柔情。懂不懂是小事，看个情也不错。门头不大，里面却雅致精巧。门口几位美女在细语寒暄，突然，一缕柔柔的目光飘过来，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不一样的清丽，柔曼脱俗。她笑吟吟地伸出手，我握住她那柔柔纤纤的手指，瞟一眼“墨雨心晴”海报上的自画像，猛地意识到，这就是今天满墙“印象派”的主人公——方雨晴。看过若干次画展，如此近距离地与画家面对面、眼对眼、手握手地交流还是第一次。我不懂画，但对善良的心很敏感。她把一束鲜花和一抹温柔一起捧给我，感动就突然地震动起来——这是嘉宾的待遇啊。清新的花香像风一样把画家与“画盲”之间的隔板吹掉了一截。画还没看上几眼，人就先进我心里了。

孔子曰：“亲其师，信其道。”真是这样，人亲了，就爱屋及乌。本来一贯地排斥“印象派”“抽象派”之类，一进屋看见满墙的花花绿绿，早就望而却步了。可握了画家的手，看了画家妩媚的眉眼，倒真想探究一下这小女子的内心世界。艺术是相通的，绘画也好，书法也好，写作也好，无一不是表达作者对大千世界的物、理、情的思考。以我这个画盲的经验，看画展，也要像考试答卷似的，先拣着自己懂的做，难的放后面。

参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不少她的朋友，墨海轩里弥漫着她盈盈的浅笑和春雨般的嘤嘤细语。我跟着人们楼上楼下地看。这女画家的画很奇怪，全没有标题，从“眼睛”入手解这条路堵死了，没一点启发。什么技法，什么色彩，我全是空白，那就试着看能不能找到一两幅能读懂它主旨的吧。

最先差不多看懂的是一幅早春农耕图。近景是披着春雪正欲萌芽的老干虬枝，这里应该是作者的“立足点”，远山苍苍，村舍俨然，旷渺的深一块浅一块的黄土，翠绿的横一条竖一条刚返青的冬小麦，粗线条大色块，哗啦啦地把这一切推到你眼前，土地的厚重博大，大自然的生机与力量，让人立马感到热血沸腾。其中的耕者与牛虽然在画面上只是一个不太清晰的轮廓，但却是画龙点睛之笔——山再高，地再广，离开人的活动还有什么价值呢！土地是一切之本，家园是永恒的记忆。

最感兴趣的是那幅“猫图”。杂乱的背景，红的白的黑的，或点状或线状，无规则地交错渲染，中间兀愣愣地蹲着一只大白猫。这有点像医生测色盲时给我看的那些图。最值得琢磨的是这“猫眼”，一只黄的一只绿的，这绝对是超现实手法。作者要表现什么呢？是纷繁的世界叫我们眼花缭乱了吗？是告诉我们多元的时代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吗？莎士比亚不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，所以就是作者听了我这个外行的解读，也不能给我打个零分吧？

看画展，很难遇到画家亲自到场给你解说创作的体验，让你不至于盲人摸象。有人评价她的画主要是两大主题，一是生命的张力，二是觉醒。她说，生活一旦给了她灵感，就是半夜，她也立即抓起画笔把它描绘出来，从没刻意去想用什么“派”。这倒给我一种神秘感——莫非是毕加索把她当成了东方情人，用独特的画风浸染了她，或是梵高从宇宙的那一端赠她一支流淌着觉醒的笔。

在中国的女画家家中，我想她是特立独行的，至少是其一吧。她的妙笔源于她的奇思，她的奇思源于她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深入思考，这里既有小女子的细腻，也有大丈夫的豪气。凭我对画的浅薄认知和雨晴创作体会的只言片语，我感到她的画作注重的是精神描摹，因而不拘泥于写实，这点应该跟国画是相通的。

当我要告别墨海轩时，楼梯拐角处疏忽过去的一幅小画，突然放出异彩。满画面如惊涛拍岸，泡沫似雪如霞。她说，那是“泼”出来的。泼的？怎么泼的？是周瑜“谈笑间檣灰飞烟灭”，是陆游的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还是荆轲的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？我不知道这一“泼”，要几多壮怀激荡，要几重山呼海啸，才造就出这等雄浑的气势啊！如果有机会，真想一睹这女画家大师风一样呼啦啦的泼墨风采。